

■新作点评

另一种较量和解读

——电影《正骨》观后

□许柏林



由中国电影家协会、河北电影集团、深圳平乐骨伤科医院和华夏电影发行有限责任公司等联合出品,詹文冠编剧并导演,宋春丽、张光北、宋楚炎、海一天等主演的故事影片《正骨》,是一部以今天的视野重新审视68年前那场民族战争的影片,尽管那场野蛮发动、终为正义战胜的战争已经硝烟散尽,但是,民族间的生死搏杀依然刺痛着我们的心灵,牵动着我们的神经。

《正骨》展开了两条叙事脉络:郭家的从医之道(祖上从医的艰难历程、医规、医术、医德、医道、祖传秘方)和战争中的冲突(伊东大佐冒充八路军欺骗郭建三为

12名日军伤员治疗骨伤;强迫郭春远为伊东大佐的女儿由美子治疗骨伤;特高科女特务西村为逼出郭家祖传秘方而在郭春远为由美子开出的药方中下毒,迫使郭春远冒死配出以毒攻毒的绝方,并以陪死的决心抢救由美子;伊东大佐父女到郭家来感谢,郭春远断然谢绝伊东大佐进入郭家祠堂等)。两条线索交互演进,所揭示的是武力冲突中的文化较量。中华民族在国难当头时能够摒弃前嫌,同仇敌忾,共赴国难,展开正面的武力对决。同时,当战争打到民族的“骨子”里,打到文化的神髓时,又展开了另一种较量——文化的、精神的——血性的、尊严的较量。《正骨》就是呈现另一种较量的创新影片。

《正骨》的叙事和故事呈现,始终是以伊东大佐为代表的日军的猖獗和武力高压占上峰;中医世家郭建三、郭春远一家则处在极不对称的弱势地位,无法主宰自己的命运。正可谓“覆巢之下,安有完卵。”但是,在全部的冲突和较量中,处于弱势地位的郭家却一直处于主导地位,决定着冲突的起落与变化。这种外强者内弱与外弱者内强的冲突,也正是该片的戏剧性与戏剧动力之所在,使得影片始终充满悬念,其文化的内涵与张力是通过外在的矛盾与冲突来呈现的。本来,作为一个家庭,一个中医世家,郭家是可以逃避战争,躲避祸端,或者游刃于战争空隙的。但是,给谁治病?以什么态度治病?自身的尊严何在?这些最基本的也是最崇高的问题是无法回避的。因此行医布道、善做善成的“为人”与利害攸关、生死抉择的“处世”之间,郭家的选择是“人道”的医者尊严,是宁可自残、自毙也断然不可自屈、自贱的苟活。人,医者,高高挺立着,骨可断,不可弯。己骨不正焉能正他人之骨!

《正骨》是一部抗战题材中表现文化“反制”——以文化和人格尊严反制野蛮力量的影片。这也是该片对那场战争的另一种解读。这种于刀光剑影、炮火硝烟中,敢于以弱制强,其力量来源于文化,来自于心力。

《正骨》着意刻画了郭建三、郭春远的形象,展现了

中医的“医术、医德、医道”。郭建三、郭春远的性格和行为选择来自中国的中医文化。郭家治疗骨伤,有祖传疗法,有妙手回春之术;郭家行医以德为尊;医者仁心,当医则医;穷也治,富也治,善也治,恶也治。郭家还有一个特殊的规矩:若医治不当,病人死,医者赔死。

郭家立世立业以医道为根。影片将悬念和焦点集中在“传世宝盒”中。所有的人包括日本人都以为宝盒中定是“祖传秘方”,事实上只是一只“破碗”,也就是郭家祖上穷困潦倒、沿街乞讨的一只破碗。但是,这只破碗中装满了人世间的悲苦辱没,也刻上了为人处世的生命体验。由一只破碗而昭示“医道”,使我们联想到老子阐发的“道”：“上士闻道,勤能行之。中士闻道,若存若亡。下士闻道,大笑之。弗笑不足以道。”老子的不被嘲笑就不够格称为道的至理就形象地体现在这只破碗上。为“道”行医,岂是为沽名的誉,岂是图人望浮财,又哪会畏惧武力生死。影片集中展现了郭家于“争”中视“道”,于“道”中释“争”的气度与魂魄。

而影片中的矛盾与冲突,生死与抉择,皆由战争的残暴与“医道”的背行而发生,又由“医道”的精神而主导。

“正骨”,有着很强的象征意味,不仅是对过去,更是对当下。这种中医文化的“德”“道”之根需要我们去学习、继承和弘扬,对我们当下有些精神贫血、性格软骨、道德缺钙的状况,更不失为一剂“正骨”的良方妙术。

该片的编剧、导演詹文冠是一位有追求、有底气、有性格的青年艺术家。他执著于人生与艺术,思想深邃,富有历史意识和人文精神,在艺术上追求将文化的精神与历史的张力融合起来,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叙事方式。《正骨》正是一部有特点、有气势、有棱角的佳作。演员们的表演既凸显人物性格又展现文化内涵,形神兼备地演绎了影片的主题与旨要。

《正骨》弘扬了中华正气,从对医术、医德、医道的深入把握,展现了中华民族的人格、尊严、血性与气度,是一部追史抚时的佳作。

“北京舞蹈双周”举行—— 聚集中国现代舞新兴力量

由北京雷动天下现代舞团、广东现代舞团、香港城市当代舞蹈团联合主办的“北京舞蹈双周”7月14日至26日在北京举行。来自世界各地的17台精彩节目将分别在青年舞展、另类平台、焦点舞台三个不同板块中陆续呈现。此次参演的作品不乏国际知名舞蹈团的非凡之作,以及国内外极具创新、前卫精神的最新探索。其中,北京雷动天下舞团的《满江红·踏莎行》、以色列玛利金刚舞蹈团的《开启源代码》、香港城市当代舞蹈团与挪威编舞伊娜·约翰内森合作的《野鸭·女孩》、德国吉森舞蹈团的现代爵士版《麦克白》、广东现代舞团的《运动逻辑移植报告-2013》、芬兰苏珊娜妮舞蹈团的《心路潜行》等将在焦点舞台集中亮相。

《满江红·踏莎行》作为北京舞蹈双周的开幕节目最先亮相。今年正值斯特拉文斯基的《春之祭》100周年,《满江红·踏莎行》正是以斯特拉文斯基的《春之祭》为基点创作的。其中,上半部为《满江红》创作于2000年,以斯特拉文斯基的音乐《春之祭》为灵感,寻找精神的契合点,并通过质密、强势有力的现代动作语汇,在与大量传统常见的姿态、道具和服装的运用对比中,凸现在历史束缚中破土而出的新生。下半部分《踏莎行》则为最新创作。《心路潜行》是苏珊娜妮舞蹈团最具代表性的作品之一。舞美及灯光设计凸显了舞蹈中表达逆流而上的孤独与毫不妥协的张力。作品中,一切梦幻的感受都由残酷的现实所构成。

青年舞展一直以来是国内年轻编舞的重要展演及交流平台。今年选出了55个原创作品,全部是青年编舞家们的原创作品,聚集了中国舞蹈一股新兴的艺术力量。他们来自全国各地,作品表现的多半是当下的生活,舞台上的表演也非常本色、真我。另类平台主要展现当今国际上创意特别,又跟主流大相径庭的舞蹈作品,是了解欧美小剧场实验、先锋作品的潮流及方向的最佳平台。

“北京舞蹈双周”是国际上最具影响力、前卫和开放的舞蹈艺术节之一,由曹诚渊担任总策划,张月娥担任节目总监。

(徐健)

《大明按察使》将登央视



由中央电视台、杭州银江传媒有限公司、杭州文联影视动漫创作中心、浙江花园影视文化传媒有限公司联合出品,黄克敏执导,《大宋提刑官》编剧廉声打造,实力派演员姚鲁、丁勇岱、李芯逸、高鑫等主演的大型古装断案剧《大明按察使》将于7月24日在中央八套黄金档播出。该剧取材于明代真实历史,还原了“铁面御史”周新在杭州任“按察使”期间的破案经历。由于有丰富的真实史料和民间传说为参照,因此《大明按察使》的案例十分多样,且大多真实可靠,既具有故事性,又具有科学性。

据编剧廉声透露,由于《大宋提刑官》播出后收视口碑俱佳,他很快有了创作同一类型电视剧的打算。不过此类历史人物并不好找,而且很多已经被写过了。经历多时寻找,廉声最后选定了大明朱棣年间任浙江按察使的周新。廉声介绍说,在选择原型的时候有好几个备选,最后从中选择了周新这个人物,因为他的背景和故事都很合适,而且没有被写过。

(任晶晶)

■评点



6月29日至7月4日,由文化部与山东省人民政府主办的“第十届全国舞蹈比赛”的决赛接连在临沂和日照举行,来自全国35个省、市、自治区的75个独舞、双人舞、三人舞和92个群舞作品在这里争奇斗艳,2000多名参赛选手在这里各显神通,不仅让专家评审和各级领导们检阅了当今中国舞蹈创作的最新成就,也让这两座城市的居民们大饱眼福。

这里仅就前两场比赛中,五个女子独舞塑造的女性形象以及背后的成因,逐一给予描述、分析和阐释:

在历届全国舞蹈比赛中,少数民族的舞蹈总是以其奇风异俗的生态、色彩斑斓的服饰、妙不可言的旋律和迥然不同的动律让我们为之倾倒,甚至心醉神迷。本届赛事的前两场比赛中,有两个少数民族的女子独舞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一个是朝鲜族的《恋舞伊人》(编导:张晓梅、韩超慧,表演:郭一歌),一个是藏族的《莲花》(编导:邓丽莉,表演:袁竹)。和以往不同,这两个作品在动作设计上均有新的突破,既未简单展示各自的动作素材,也未刻意再现各自的外部特征,而是不约而同地表现出各不相同、蓄势待发的力与美——前者通过呼吸的提沉、气息的流动、眉目的传情、气质的高贵,表现出朝鲜族女性特有的含蓄内敛与刚柔相济之美,并在塑造出这个“视舞如命”的女子形象的同时,折射出舞蹈赋予她的旺盛的生命力;后者则借助于莲花这个藏民心中的圣花和酥油灯这个他们独有的圣器,以及莲花“出淤泥而不染”的纯净、酥油灯虽微弱却持久的火光,表现出藏族女性在摒弃了浮躁心魔之后的宁静,以及经久不衰的生命力。概括地说,前者直接表现的是人,女人,以及她最爱的舞蹈;而后者则是借物抒情,表现了对宁静和谐生活的无限神往。

第三段女子独舞《蔷薇》(自编自演:曲晓)的主题同样是具象的花,但在表现手段和形象塑造上却同样有所超越——不再从任何民族的动作或服饰出发来设计这朵奇葩的形象,而是让女舞者在紧身衣裤上披挂起硕大的红绸之后千旋百转,并任其修长的手臂随风摇曳,由此塑造出这朵灵魂出窍的蔷薇之美。出人意料的是,编导没有就此止步,而是让这朵鲜花在怒放之后陨落落地,露出女舞者的曲线肢体,由此完成了这个舞蹈从女性形象到鲜花意象,再从鲜花意象还原成女性形象的全过程,并为借物抒情、赞美女性创造了一种新鲜的方式。

在这两场比赛中,还有两个风格属于当代、主题比较抽象的女子独舞《风起时》(编导:张强,表演:邹晶)和《和往事说再见》(编导:魏思佳,表演:秦熙)。作为鲜明的对比,我们看到的这两位女舞者先后在简约的服装下,通过出色的软开度和强悍的表现力,塑造出具有独立思考、坚持自强不息的舞蹈形象。有趣的是,这两位风格相对抽象的作品均由男性编导,而前面三个手法比较具象的作品则都出自女性编导之手。究其原因,我以为,可能是人们普遍认为的“女性偏重具象思维、男性偏向抽象思维”之说发挥了作用,当然也不能排除女性编导更加熟悉自己的生活细节,并且有意无意地按照自古以来的惯性,将自己当作美女、比作鲜花等美丽的符号来自我陶醉,而男性编导则不再按照这种传统的游戏规则出牌,并且也不再刻意将女性塑造成小鸟依人、美丽鲜花等形象。倘若我们继续往深处挖掘,会发现,在当下,倘若有个男性要继续将女性当作其私有财产去独享,或者在思想和行为上表现出这种倾向,是一定会受到全社会嘲弄的。

历时两个月,天桥剧场上演30台中外剧目 首届中国国际芭蕾 演出季将举办

今年是北京天桥剧场建立60周年,定于10月底开幕的首届中国国际芭蕾舞演出季将成为北京天桥剧场建立60周年最重要的庆祝活动。本次演出季历时长达两个月,从10月31日开幕至12月底结束,其间将在天桥剧场上演13台戏,30多场风格独特、异彩纷呈的演出,演出汇集了国内8个与国外多家世界一流芭蕾舞团的强大阵容。演出季的举办将秉承“交流、融合、共享、创新”的宗旨,以剧目和集锦式的具体各场演出为核心。剧目展演分为国内院团与国际院团两大板块。国内8家院团分别为:中央芭蕾舞团、上海芭蕾舞团、辽宁芭蕾舞团、天津芭蕾舞团、广州芭蕾舞团、北京当代芭蕾舞团、苏州芭蕾舞团和香港芭蕾舞团。

此次中芭将以演出季主办方和东道主的身份,向观众献上近年来引起极大反响与好评的新剧《小美人鱼》与《过年》。前者的创作与编排有幸获得约翰·诺伊梅尔的亲自主持,将安徒生童话中的海底世界营造得充盈着梦幻色彩;后者是几经打磨而成的中国版《胡桃夹子》,将原作中的圣诞节背景置换成中国的传统佳节——春节,在柴可夫斯基热烈欢快的音乐伴奏下,融入了庙会、年夜饭、怪兽年、放鞭炮等中国传统民间文化元素,从而别出心裁地编创了《糖葫芦舞》《风筝舞》《丝绸舞》等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变奏,全剧洋溢着浓郁的“年味儿”,幽默诙谐,轻松活泼。

上芭的《简爱》用自然、流畅而生动的舞姿充分诠释了作品的女性主题。上芭的表演流露出飘逸、浪漫的海派风格,与诸多伴奏音乐

的契合,独特地展现了角色的性格特征和丰富的内心世界。

辽芭的《末代皇帝》舞出了中国最后一个封建王朝的末世天子被时代所抛弃,落魄而无奈地谢幕时的凄婉与哀怨。作品富有“中国化”、“民族化”的大胆创新与实践意义。此剧是通过中国题材展现古典芭蕾舞优美的范例之一。

天芭、广芭、苏芭这三个建团历史较短、组成人员也相对年轻的集体,分别为国际演出季带来了《海盗》《吉赛尔》和《罗密欧与朱丽叶》三部经典剧目。北京当代芭蕾舞团在近年来相继推出的融合芭蕾元素与现代舞技巧、语汇的作品取得成功并引起巨大反响和热议的基础上,特意为演出季创作了《夜宴》一剧,该剧引起了业内外的关注。在国内外享有盛誉的港芭,本次也将为北京的观众带来精彩节目。

而演出季邀请到的国外院团,则都是公认的活跃在当今世界的优秀芭蕾舞团。包括:美国亚特兰大芭蕾舞团、瑞士洛桑贝嘉精英舞蹈学校、敖德萨国家歌剧院芭蕾舞团、韩国国立芭蕾舞团、俄罗斯国家芭蕾舞团等。它们将带来《天鹅湖》《胡桃夹子》《卡门》《阿莱城的姑娘》等经典剧目,《蝴蝶夫人》和《星条旗》等近年来的原创作品也将令观众耳目一新。此外,还有让各有所长的知名演员同台“炫技”的精品荟萃晚会等。

演出季期间还将举办数场芭蕾大师研讨会,让既有着舞台表演经验,又有编导、排练、教学心得的艺术家与普通观众近距离交流并讲述各自的创作理念及经历。

(艺文)

■关注

舞蹈类综艺节目 能否走出「造星」的老套路

□梁戈逻



最早进入中国电视观众视野的舞蹈类综艺节目应该是东方卫视的《舞林大会》,不过在“征婚类”、“音乐选秀类”、“竞猜类”等节目的冲击下,这几年舞蹈类综艺节目并不算火爆。但从去年开始至今,相继有大批舞蹈类综艺节目登上荧屏。据统计,所有已播出、正在播和即将播出的同类节目多达10余档,其中包括江苏卫视的《最炫民族风》,浙江卫视的《舞动好声音》,东方卫视的《舞林争霸》,湖南卫视的《奇舞飞扬》,还有央视一套最近开播的《舞出我人生》,央视体育频道播出的《酷舞先锋CCTV街舞舞争霸赛》。这些节目是否能给舞者提供一个真正展示自己才能的平台?能否让更多观众接近舞蹈、认识舞蹈、鉴赏舞蹈,成为舞者与观众沟通的桥梁?

笔者对这一类节目最直观的感受,第一是关于节目制作本身的意义。

值得肯定的是这样几个层面:一是借助大众传媒使专业性较强的舞蹈艺术与普通大众得到了沟通,这一点是值得大力提倡的。一个行业要发展,缺失了土壤、缺失了群众基础就会变成无源之水,无本之木。而中国舞蹈目前的一大问题就是专业资源与群众基础之间的严重断裂。从这个角度来说,运用大众传媒建立这两者之间联系的桥梁是值得鼓励的好事。二是在借鉴国外先进经验方面,大部分节目都是采取直接购买国外成型成功节目的方式,就这点来说,单纯在技术操作层面是可行的,例如在处理镜头与舞蹈、舞台与电视的关系等方面,借鉴国外先进的现成的经验,特别有助于国内相关行业专业技术的提升。但其中的问题是,外来的模式和经验是不能简单全盘照搬的,否则就会出现画虎不成反类犬的结果。

舞蹈类综艺节目在制作方面存在的问题首当其冲的就是心态上的急功近利。引进荷兰的《中国好声音》成功了,美国的《舞林争霸》成功了,所以,电视台认为只要将版权和节目制作手册购买过来就一定会成功。他们忽略了舞蹈和音乐是有区别的,中国的现实情况和国外也是有区别的。不认真分析这个艺术门类的特征,不研究中国的现实情况,对节目不进行本土化的改造,急功近利地简单照搬,最后的结果就是,投入与产出比严重失衡,收视率在这类节目中并未出现预期的飙升效果。

第二是在节目呈现的本体上本末倒置。舞蹈类综艺节目的关键当然是舞蹈。可是这些节目的制作方并没有正确的逻辑思维。他们认为选手的故事、明星导师的加入,甚至是一些鸡毛蒜皮的八卦才是重点。在电视娱乐节目的制作中,适当地有一些这方面的内容可能是吸引观众的元素,但是皮之不存毛将焉附?作为一档舞蹈类节目,如果你的舞蹈不能吸引观众,那么节目的意义又何在呢?其实,现在的多个舞蹈类综艺节目只是一个以舞蹈为名义的“秀”,制作方专业知识的缺失,甚至是常识性知识的缺失,编舞设计资源的匮乏都使得这些舞蹈类综艺节目缺乏坚实的内容。

第三是前来参赛选手们的煽情现象。中国舞蹈界缺乏表达的平台、缺乏倾诉的对象,这的确值得业界深刻反思。但是,“舞者”们没有必要都在舞台上夸张地讲故事,说隐晦。几期节目下来,观众看到的是大量的自由舞者辛勤寻梦的各种故事,这部分内容确实也曾成为操作节目收视率的“法宝”,但是说句老实话,看多了,会腻;说多了,会假。金星曾在一名舞者诉诸现实不易与梦想脱节的故事之后说:“我希望你能把所有的眼泪化在舞蹈中,不要说出来,不要流出来,给我跳出来。”这段话正是对舞蹈最大的尊重。在珍贵的比赛时间里,作为舞者,应该充分展现肢体语言与释放激情,用身体这个惟一的道具传递情感,而非用嘴去讲述那些令人唏嘘的现实故事。作为观众,他们早已认清这类节目的噱头和“诟病”,最后能让观众买账的,一定是最好看的舞蹈。

虽然,舞蹈类综艺节目还存在这样或那样的问题,但这类节目在目前的中国还算是一个新平台,希望他不要走上“造星”的老套路,更多关注舞蹈的本体。舞蹈想要被人记住,抑或是打造一档真正精彩而叫好的节目,还需要舞者在传递技艺之外,透过作品去表现现实,让舞蹈真正在艺术与现实间架起一座沟通的桥梁,真正走进观众的内心。